

论元刊本《礼记集说》文献价值

曹亦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澹（1261—1341）撰。澹，字可大，号云庄，大都人（今属江西省）。据《宋元学案》载，宋朝灭亡，其不求仕，教授乡里，故有“云庄”先生之称。

此书编纂缘起：其一，作者鉴于“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郑氏祖谿纬，孔疏惟郑之从，虽有他说，不复收载，故为可恨！”又因宋末元初“应氏集解於杂记、大小记等篇，皆阙而不释”，甚感遗憾，故有纂书之想。其二，陈澹乃研经世家，其父“师事双峰先生十有四年，是以经领三乡书，为开庆名进士，所得师门讲论甚多，中罹煨烬，只字不遗”；他为了接续家学，“不肖孤僭不自量，会萃衍绎而附以臆见之言，名曰《礼记集说》。”《礼记》原有四十九篇，而《集说》仅有四十七篇原文，这是因为作者对宋儒朱熹编纂《章句》的尊崇，因而在此书第十四卷末注明：“中庸第三十一 朱熹章句”。

此书的文献价值主要有三：第一，版本价值。元刻本陈氏《礼记集说》现存世仅剩数部：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上海图书馆藏“《礼记集说》十六卷 元陈澹撰 元天历元年建安郑明德宅刻本 十一行 二十一小字双行同细黑口 四周双边 存十四卷 一至六 九至十六”。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现存两种，其一：“《礼记集说》十六卷 元陈澹撰 元天历元年郑明德宅刻本 七册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小字双行同细黑口 四周双边 存十四卷 一至六卷 九至十六”；其二：“《礼记集说》十六卷 元陈澹撰 元天历元年郑明德宅刻本 二册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小字双行同细黑口 四周双边 存八卷 一至八”。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现存两种：其一：“《礼记集说》十六卷（存卷一至六 卷九至十 卷十三至十六）元陈澹撰 元刻本（明人批注有阙叶）八册”；其二：“《礼记集说》十六卷（存卷十三及十五两残卷）元陈澹撰 元刻本（卷文残缺）”。上述五部皆为残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刻本《礼记集说》十六卷，四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在卷一末空白页有墨色围栏长方形的十二字牌记：“天历戊辰建安 郑明德宅新刊”。正文前有五则凡例：“校讎经文”、“援引书籍”、“注说去取”、“音文反切”、“章句分段”，每一凡例均有具体内容或说明文字。凡例之后是作者於至治壬戌（1322）自序。此书刻於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此藏本的价值：一是字迹清晰，盖较早刻本；二是保存完好，首尾齐全，无残卷；三是它充分体现元代刻书的特点。如书口为黑口；在人名、官名、或地名，均不避讳；书中间用一些简体字或俗字，如“（變）变、（數）数、（稱）称等，再如（體）躰、（世）卅、（辞）辞、（繼）继等；四是每卷均有后人字数不等的眉批或脚注，由此可以了解前人对此书的想法，对今人研究此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第二，历史价值。陈澹之书袭用了宋人卫湜《礼记集说》的名称，然而用意与其却不同，他“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者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正不必高为议论而卑视训诂之辞也。”大概正是由于其书浅显简明，便于初学者，具有普及性，

因此特受明初统治者的青睐。据《明史·志·选举》载：明“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屋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礼记》止用陈澧《集说》。”《四书五经大全》是永乐十二年朝廷命胡广等编纂的。次年书成，其中《礼记大全》三十卷，虽采四十余家之说，却以陈澧《礼记集说》为主。至清初，学官测试，《礼记》依然主陈氏《集说》。由此可见陈氏《集说》在明清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研究明清历史中的科举考试，而陈氏《集说》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礼记》学史价值。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系西汉儒学博士九江太守戴圣采自先秦至汉初有关论礼文献编辑而成。自郑玄注后，《礼记》便大行于世，与《仪礼》、《周礼》成鼎足之势，而研究《礼记》逐渐成为了显学。魏晋南北朝各个朝代均有礼学著作问世。如魏时王肃遍注群经，其中注《礼记》三十卷；再如南朝梁黄侃著有《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礼记义疏》四十八卷；又如北朝周熊安生著有《礼记义疏》三十卷。唐代孔颖达著的《礼记正义》，将《礼记》学推向了高峰。宋代的《礼记》学出现了新特点，一是不再宗郑《注》，代表作品是卫湜著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二是移经、改经。如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移出，与《论语》、《孟子》并行，著成《四书章句》。元代的《礼记》学，成就最大的当属吴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和陈澧《礼记集说》十六卷；而吴澄之《礼记纂言》虽然用力很大，但其影响较之陈澧《礼记集说》却逊了一筹。陈皓的《礼记集说》是以“浅显简明，然详於礼仪而疏於名物”（杨天宇《礼记译注·〈礼记〉简述》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特点独占鳌头，成为了元明清《礼记》学史上一座丰碑。因此陈氏《礼记集说》在明代出现了刊印高潮，据部分书目著录统计，现存于世的版本多达四十余种，既有司礼监刊本，也有知州府刊本，还有坊刻本和家刻本；清有武英殿、崇道堂等刊本三种；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日本文宽四年（1664）野田庄右卫门刊本一种。另外，除了刊刻，还加以引用。如朝廷于永乐十二年命胡广等编纂、永乐十三年完成的《五经四书大全》，在《礼记大全》中，陈氏《礼记集说》占了主导地位；四库馆臣对此作了揭示：因为“郑注古奥，孔疏浩博，均猝不能得要领，故广等作是书独取其浅近易明者以陈澧集说为宗，澧书之得列学官实自此始。”（《四库全书·经部·礼记大全》）《礼记大全》有凡例四则，首则阐述一书宗旨，明确指出：“此编以《礼记集说》为宗，而备以诸家之说”；在第二则陈列陈氏《集说》的旧例；第三则陈列所取诸儒姓名；第四则各列参与峰敕纂修官员。可见陈氏《礼记集说》在明代《礼记》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折射出元代《礼记》学的风尚。

参考书目：

- 1、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 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3、《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 5、《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
- 6、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1996年出版）
- 7、《明史》（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 8、《四库全书·经部·礼记大全》

论元刊本《礼记集说》文献价值

作者:

曹亦冰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7663639.aspx